

贪慕虚荣的侯君集走上绝路是必然的 ⑩

历史小说

吴晶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以第一人称的笔记手法,生动再现了唐太宗的领导艺术及其政治手腕,还原了历史本相。李世民登基后,放过了为兄长出谋划策的党羽,收编过来,为我所用,顺利化解了流血政变后的不稳定因素。

唐太宗最厉害的治官手法是折腾官员,让他们按自己的需要成长,贞观盛世的一大批名臣: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尉迟恭、李靖等在唐太宗的麾下服服帖帖,任他驱使,哪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足见唐太宗治官之道的博大精深。

上期回顾

房玄龄是李世民庙堂的“总管家”,李世民也对他十分器重。而正因为器重,所以对房玄龄的要求也就越多,因此房玄龄常常受到李世民的责备,甚至停职。

所谓功臣,便是时刻行走在悬崖边缘的人。可惜,不是所有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侯君集就是其中之一。

侯君集,很早就成为我秦王幕府中的一员,曾立下赫赫战功,特别是在玄武门事件时,他和长孙无忌、尉迟恭、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即位后,侯君集凭这些功劳升任右卫大将军、潞国公,紧接着又在贞观四年迁为兵部尚书、检校吏部尚书,拥有了参与朝政的决策权,甚至可以被视作当朝宰相的候补人选。这个时候的侯君集壮年得志,大好前程正张开双臂等着他。

然而,侯君集有致命的弱点。自从他跟我后不久,我便发现这个人有贪慕虚荣、喜欢吹牛的一面。也许是因为出身行伍而带来的自卑感,侯君集总是担心别人瞧不起他,故而常常会依靠吹嘘抬高自己以获取内心的平衡。另外,他也有心浮气躁、浅尝辄止的毛病。以其性格来说,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

贞观十三年,侯君集被授命率领大军讨伐高昌王□文泰,这是自他上次作为李靖副手讨伐吐谷浑以来,首次以主帅的身份挥师出战。这正是我给他的新考验——在李靖和李世勣之外,我需要培养一位新的统兵大将。而侯君集也确实没有辜负我的期望——高昌一战,不可一世的高昌王□文泰被有如神兵天降的汉家儿郎打得丢盔弃甲。侯君集果然不负我所望,交上了一份令我满意的答卷。

然而在另一张答卷上,侯君集却只得到了零分。攻破高昌城后,身为主帅的侯君集却犯起了贪财的瘾,私自藏匿宝物,不仅如此,还将没有罪过的人逐一流放,以便夺取其财产。部下一看主帅有如此行径,自然纷纷效仿,一时间,高昌城内竟然成了盗抢勒索的强盗世界。作为一个出将入

相的重量级人物,竟然为眼前蝇头小利所惑,干出与自己身份极不相称的事来。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够放心交给他更紧要的重任在将来去担当呢?很快,侯君集便遭到了监察部门的指控,还在喜滋滋地等待赏赐的他等来的却是被关入监狱的命运。接下来会是什么?贬官?削职?下狱?侯君集蒙了。其实,我只是想借这个机会点醒侯君集而已,并不打算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很快便有官员出面为侯君集求情,我也就顺水推舟将他无罪开释。然而鉴于其带头劫掠这种破坏军纪的恶劣行径,平定高昌的酬赏自然也泡了汤。

对向来骄傲惯了的侯君集来说,这件事使得他心中一直闷闷不乐,尽管后来我也多次寻找机会开解他,但似乎收效甚微。直到贞观十七年,一件意外的事,让我知道了他心里的怨气到底有多深。

那一年,太子詹事张亮外调洛州都督。侯君集在为张亮送行时,有意无意地激怒了这位当年同在我秦王府中共事的老战友:“喂,你怎么会被排挤出朝廷了呢?”此言引得张亮大怒,气哼哼地说:“暗中排挤我的,不就是你吗?”侯君集这下似乎是找到了知音,一把卷起袖子:“我当年平定高昌,没想到回来后竟触怒了天子,自保不暇,哪里还能排挤你呢?你现在跟我一样,都被赶出了权力中枢,大丈夫岂能如此窝囊?干脆一起反了吧!”

此言一出,侯君集也许是畅快了许多,可没想到他这位心中的“造反盟友”在听到这番话后,转头就一五一十地向我告了密。我摇摇头,郑重地对张亮说:“你们两人都是朕的功臣,这个话也是你们私下说的,没有第三者在场,我若前去质问他,他能承认吗?到时候如何收场?算了吧,就当没发生过这件事。”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以侯君集的性格,完全有可能发出这样的抱怨。前前后后,我已经不止一次收到侯君集将要造反的风声了。一次是来自李靖的警告。我曾经命李靖将兵法传授给侯君集,侯君集有一天神秘地跑来向我告发李靖:“他教给我的兵法都十分粗浅,精深之处总是不肯教,我怀疑他想藏私造反!”关于这件事,我曾经问过李靖。李靖淡定地回答:“我看,想造反的人是他吧。现在天下太平,我教他的兵法对付周边四夷已经够用,他还想学那么精深,是想干什么呢?我看除了造反之外,别无他用。”

对此警告,我倒不太在意。因为这两个人的理由仔细推敲起来,都很牵强。不过这也透露出一个讯息——侯君集这个人,有才智不假,却缺乏起码的政治素养,不是宰相之器。另外,就连同样低调的江夏王李道宗也曾对我吹过侯君集要造反的风:“这个人志大才疏,又仗着立过功劳,不甘居于李靖和房玄龄之下,一个区区吏部尚书满足不了他的胃口,将来肯定会搞出乱子来!”

造反能造得像侯君集这个样子,尽人皆知,也算是奇事一桩了。其实,他又何曾想过要造反?只不过是人生太过于顺遂,就好像娇生惯养的孩子似的,一旦遇到挫折,就会发脾气摆脸色。只是,惯坏了的孩子往往不会认真权衡撒手的后果,侯君集也是。

为了安抚他,我特地让御用画师阎立本在凌烟阁为二十四位随我打天下的功臣画像,由大书法家褚遂良题字。尽管知道侯君集一直心存怨气,但我还是将侯君集画了上去,这就是让后世称羨不已的凌烟阁功臣像。至于爵禄和名位,我还能给他,现在的侯君集还不具备领受资格。若让不合适的人去做不合适的事,一

方面是对大唐天下的不负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对被任用者的不负责任。然而,名与利这两样东西,恰恰才是他最想得到的。屡屡失望的侯君集终于下定了造反的决心。

他卷入到了我的家事之中。当时太子承乾与魏王李泰互相倾轧,斗争日趋激烈。渐处下风的太子承乾决定先发制人,发动政变夺取皇位。而侯君集竟然心甘情愿地被承乾拉拢了过去,由当年玄武门事变中我的得力干将变成了我儿子的心腹打手。

太子还没来得及起兵便阴谋败露,一干党人纷纷束手就擒,其中自然也包括这位志大才疏的侯君集。看着这位老部下,我不禁百感交集。“侯君集,你曾有功于国家,我也想免去你谋逆之罪,不知众位大臣意下如何?”此时此刻,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侯君集说好话求情,大家纷纷表示,侯君集大逆不道,其罪当诛。

我长叹一声。谁叫你平素里眼高于顶、傲视群僚呢?看着他,我不禁有几分惋惜:“将来有一天,当我想你的时候,只能在凌烟阁里看到你了。”语音未落,我不禁流下两行泪水。

侯君集自然也是悲从中来,当他临刑时,对监斩官大呼:“我侯君集怎么会真的想要谋反呢?只不过是人生蹉跎,才被时势逼到了这份上。请转告皇上,请他念在我过去的微薄功劳上,替我的家族保留一点血脉,以便我死后还能有个上坟之人。”

一代名将侯君集就这样踏上了不归路。有时候,我会悄悄设想着这样的可能性:如果当初他自高昌凯旋后,我对他不是那么严厉,会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呢?还是会的,对于侯君集来说,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纵使我在高昌凯旋后有意宽待于他,他也只会越发膨胀,而不会自我收敛。他的死,想来是必然的结局。

苏亦晴父母双双去世,前夫撤了诉 ⑦

都市情感

风为裳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一场意外的灾祸突然降临幸福的家庭:5岁儿童翔翔因为姥爷疏忽从15楼坠落致死。一场家庭纠纷就此展开:翔翔的母亲苏亦晴割腕自杀未果,翔翔的奶奶准备大闹葬礼,一切的一切都被孩子的父亲何维在葬礼上的一番感人至深的誓言化解:我们永远是幸福的一家人、永远的吉祥三宝……走出苦难的良药是亲人的彼此扶持,却不想何维一纸诉状把苏亦晴及其家人告上法庭……一场孰是孰非的离婚大战下来,谁是真正的赢家呢?

上期回顾

苏亦晴的父亲打电话给何维,让他不要再打官司,并且答应给他五十万,但何维的回答却很无情。苏亦晴的父亲气得脑溢血住院,不治身亡。

哭声是好半天之后才爆发出来的。只一声,是吴建芳发出的,像一条抛物线,被扔上去,便断了。吴建芳晕了过去。苏亦晴,苏亦朗还没反应过来,来不及哭,就急忙喊大夫救母亲。进出抢救室的护士多了起来,苏亦晴的脑子一片空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出了什么事?世界真安静啊!苏亦朗走过来,紧紧抱住苏亦晴。他说:“姐,姐,没事儿,没事儿,有我呢!”说着,他倒像个孩子似的“呜呜呜”哭了起来。姐弟俩相拥而泣。

抢救室的门再次被打开,吴建芳被推了出来,姐弟俩扑上去,医生摇了摇手说:“病人需要休息!小晴、小朗,你们节哀顺变!”

苏亦晴只知道跟着推母亲的车子去病房,脑子里始终没有意识到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他们而去。苏亦朗浑身无力,汗湿透了整件衬衫。陆希格过去拍了拍苏亦朗的肩膀,说:“挺住,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样说着,自己倒眼泪汪汪的了。倒是姜虹,一直在打电话联系人,苏家这种情况,少不得朋友们帮忙。苏亦晴一直在病房里陪着母亲。吴建芳醒了,她很无力地拉着苏亦晴的手,“晴儿,从小,你爸就最疼你,我们把你当掌上明珠一样,你也最漂亮……没想到……没想到你命这么苦!”

苏亦晴立即擦眼泪,只是眼泪仿佛是自来水,怎么擦也擦不净。吴建芳喘得很厉害,她说:“晴儿……咱家书柜最下端的《全体新论》那本书里夹着存单,密码写在你爸写字台抽屉的……黑皮笔记本的最后一页。那里的盒子里还有……房产证……我的首饰都在我床头柜的首饰盒子里……”“妈,妈,你干什么说这些啊?……你会好的,你一定会好的!”“小朗还没成家,你又这样,妈舍不得走,可是……当初我跟你何维签……签……”吴建芳长长地出了口气,脸涨

得猪肝色。

陆希格急忙喊大夫。大夫小跑着进来,做电击,吴建芳像个旧日的口袋,被扔在床上,受到电击的刺激,突然弹起来,苏亦晴和陆希格被赶出病房。苏亦晴走到门口时,也像只布袋子一样“咚”的一声倒了下去。所有的光亮,所有的声音,都在一瞬间远去了。苏亦晴不知道命运这么捉弄人,相隔不过四个小时,苏之简和吴建芳双双辞世。

苏之简和吴建芳葬礼那天,天上下着小雨。但人民医院前面聚集了很多来送葬的人。在这座城市里,受惠于苏之简和吴建芳的人很多。一把把黑雨伞在清冷的雨中绽放,人们默默无言。苏亦朗扶着苏亦晴一身黑衣出来,站在雨里,弯腰向大家鞠躬。身后是苏亦晴、苏亦朗的一帮朋友。苏亦晴的脚一直像踩着棉花团,好在有苏亦朗,这种时候,苏亦朗成了苏亦晴最大的精神支柱。本来是不想让她来的,但苏亦晴坚持着。

身后一阵骚动,苏亦晴没有力气去管别的事,她没有回头。苏亦朗却从苏亦晴身边站起来冲出去,速度极快,差点带倒身边摇摇欲坠的苏亦晴。苏亦晴趑趄了一下,扶了一下地,转身看到何维。何维一身黑衣,脸有些虚虚浮浮的肿,他拿着一大束菊花,正被苏亦朗揪住衣领。旁边很多人拉着苏亦朗。苏亦晴回过头:“苏亦朗,松开手!”苏亦晴的声音不大,但像一枚钉子,准确地让所有的人捕捉了去。苏亦朗目光里的火喷到何维身上,还是化成了灰烬,松了手。

何维走上两步,跪在苏亦晴后面,双膝跪下,好半天,他问:“苏亦晴,我可以给爸、妈烧几张纸,送他们最后一程吗?”苏亦晴闭上眼,眼里完全没有泪水。她说:“何维,你不配送他们,他们扒心扒肝,像对自己儿子一样对你,你却是农夫怀里焐暖了的蛇。何维,翔翔的离开,不不是你难过,他们

六十多岁的老人,不光心疼还内疚,你连个宽容的机会都不给他们……他们现在安息了,没有痛苦折磨,我想他们也一定不愿意看到你,你走吧!”

何维的拳头紧紧地握着,弯身磕了三个头,起身离去。苏亦晴还是没挺住,晕倒在了葬礼现场。陆希格陪着苏亦晴上急救车时,心里真是疼得不行。苏亦朗抱了一下陆希格,说:“我姐就先交给你了!这边的事一忙完我就过去!”希格也是疼苏亦朗的,这个家风雨飘摇,这个从前那么爱玩、爱闹的孩子现在却独自承受着一切。雨一直下,车上的雨刷不停地扫来扫去。

希格一直握着苏亦晴的手。苏亦晴的手纤长,暗蓝色的青筋若隐若现。她的脸白成了一张纸,人像羽毛一样轻盈地落到急救床上,输液瓶里的药液一滴一滴地往下落。“最糟的都过去了,苏亦晴,雨天过去天就晴了,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希格心里这样对苏亦晴说,可是,那么深的伤痛,真的那么容易就过去吗?

时光荏苒,再艰难,日子也总会过去。秋天无声无息地再次光临了这座城市。匆匆走到苏亦朗的“木木夕木目心”酒吧,陆希格的鼻尖上已经有了一层细密的汗珠。苏之简、吴建芳过世后,苏亦朗把酒吧改成了静吧,要照顾姐姐,还要顾着摄影工作室,便问陆希格有没有兴趣帮他打理酒吧。希格犹豫了一下,答应下来了。“木木夕木目心”几个字是用黑墨写在一块木板上的,做得很古朴。陆希格来的第一天问苏亦朗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苏亦朗的手在空中画了一下:“拆开的‘梦想’两个字,你看,所有的梦想都被残酷的现实一拳一脚给拆开了。”苏亦朗苦笑了一下。

陆希格很心疼这个弟弟一样的大男孩,他本来是这座城市中过着最优越生活的年轻人。有一家个性摄影工作室,跟人合伙开着一家酒吧。一

年前那朋友移民去了新西兰,他便把酒吧一手接了过来。可是,短短两个月间,他就失去了三位至亲的亲人。留下一个姐姐,每周要看一次心理医生。

苏家父母烧头期时,曹可非来告诉苏亦晴姐弟,何维撤了诉。曹可非说:“如果你还想打离婚财产官司,咱们可以另案起诉他!”苏亦晴用很陌生的目光看着曹可非:钱算什么呢?花完了可以再赚。在她苏亦晴心里,那么重的情分都没了,要那钱干什么呢?苏亦晴也不想再跟他有什么瓜葛。之后,何维再无消息。

夏日的傍晚,夕阳把江水醉染,各种小船在水面上闪烁着斑驳的色彩。希格挽着苏亦晴,两个人像小时候一样漫步在江边。希格说:“记得有一次,咱俩买田螺吃,结果晚上闹了一夜肚子,还不敢跟家里人说是咋回事。结果第二天,你妈和我妈在校门口替咱俩请假时遇上,回来一通审问……”苏亦晴笑了,说:“那时你多有意思啊,还敢下水去捉鱼,半天不上来,把我都吓哭了!”柳树拂面,两个人在长椅上坐下。咸咸淡淡、远远近近地说着话。能避过去的,希格都避过去了。

说到曹可非,希格说:“姜虹说他对你贼心不死呢,要不他咋总来咱们木木夕木目心一坐就是半宿?”苏亦晴笑了,还有小女孩的娇羞。突然,她的目光硬在了某一处。只两秒钟,微微近视的希格还没看清状况,苏亦晴就已经像炮弹一样冲了出去。

希格终于看清了对面走的一对男女里男的是何维。冤家路窄,这路也太窄了吧?陆希格跟过去时,苏亦晴已经跟何维缠在了一起。何维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苏亦晴从侧面一扑,脚下软,扑到了地上。旁边那女孩子也有些蒙了,搞不清状况,束手束脚地立在一旁,大叫:“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啊?”